

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及其 对中国的启示研究

赵立斌 张莉莉 / 著

DONGMENG CANYU QUANQIU SHENGCHAN WANGLUO JIQI
DUI ZHONGGUO DE QISHI YANJIU

海外借



人民出版社

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及其 对中国的启示研究

DONGMENG CANYU QUANQIU SHENGCHAN WANGLUO JIQI
DUI ZHONGGUO DE QISHI YANJIU

赵立斌 张莉莉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孟 雪

封面设计：姚 菲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赵立斌，张莉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01 - 017769 - 4

I. ①东… II. ①赵…②张… III. ①全球化—生产体系—研究—
东南亚国家联盟②全球化—生产体系—研究—中国 IV. ①F1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7119 号

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

DONGMENG CANYU QUANQIU SHENGCHAN WANGLUO JIQI DUI

ZHONGGUO DE QISHI YANJIU

赵立斌 张莉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57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7769 - 4 定价：3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由以下项目资助：

1. 河北省教育厅项目：京津冀协同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过程中河北闲置产能去化研究（SQ161088）；

2.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河北参与生产网络与打造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研究（201602020205）；

3. 河北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项目：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关系研究；

4.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构建研究。

前 言

当今世界，随着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过渡到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把价值链上的不同价值创造环节布局在全球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然后又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把价值增值的不同工序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

本书借鉴和运用全球生产网络相关理论，对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历程、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对中国与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我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启示与建议。全书共有七章，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1）全球生产网络下东盟国家生产国际化。伴随着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东盟国家的生产国际化迅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2）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东盟国家仍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后端参与国际分工，并逐渐由原材料基地向制造基地转变。另一方面，东盟国家社会升级没有伴随经济升级自动发生。虽然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为各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相关的社会福利效应并未同步显现。（3）东盟国家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影响东盟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因素，主要有产品内分工程度、制度环境、生产性服务水平、固定资金使用效率以及人力资本等。（4）中国与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比较。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均处于中后端的生产区段，但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经济与社会效应、生产网络贸易竞争力以及

受发达国家打压程度等方面又有所差异。

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由于东盟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的时间较早，生产国际化和贸易依存度较高，同样面临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实现价值链升级和提升社会福利的任务，因而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目 录

第一章 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进展	1
第一节 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脉络梳理	4
第二章 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相关理论	22
第一节 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	22
第二节 跨国公司 FDI 理论	30
第三节 竞争优势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	44
第三章 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进程	47
第一节 东盟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变化	47
第二节 全球生产网络下东盟的 FDI	54
第四章 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效应	72
第一节 东盟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程度演变	72
第二节 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经济升级效应 ——价值链水平的提升	99
第三节 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社会升级效应	117



第五章 全球生产网络下东盟国家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因素	125
第一节 全球生产网络下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模型	125
第二节 东盟国家价值链提升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127
第六章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	146
第一节 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效应	146
第二节 参与生产网络对东盟及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155
第七章 中国与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比较	166
第一节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166
第二节 中国与东盟的比较	177
第三节 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的启示	179
参考文献	183

第一章 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进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与发展。东盟国家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当中，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因此，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成为本书研究的主题。

第一节 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背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入，东盟国家日渐参与到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在此背景下，对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间、产业内层次深入过渡到产品生产过程及工序层次。这种产品内分工形式以产品为中心，以各国资源配置为联结点，根据各国的不同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按产品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将不同环节置于不同的经济体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产品工序分工为纽带的产品内分工生产体系，然后又通过半成品、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贸易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不同价值增值环节与工序以及参与分工的各经济体连接起来，最终形成了跨国公司组织生产和营销的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由此，产品内国际分工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层次

上都超越了以往形式的分工，使分工程度更为深入与细化，实现了全球市场一体化与生产分散化的统一，导致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产业组织方式、产业经济结构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际产品内分工是跨国公司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进行跨国界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跨国公司为了聚焦它们的核心管理和从更有成本效益的位置获利，把那些非专业化的生产工序外包出去，并从最初的一国或多国独立经营向国际一体化经营转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不同国家依据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特定环节如研发、生产、组装、商业服务和物流的比较优势再竞争，而且只要在某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这不仅降低了参与分工的门槛，也扩展了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使得各个国家不再局限于本国优势的产品生产，而是扩大到本国具有优势的生产工序与流程，不仅使国际分工的主体更加多元化与复杂化，而且使得生产网络的覆盖面与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范围大大扩大，从而使更多的国家与地区能参与国际分工、更多的商品与服务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二、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国际化生产程度加深

当今世界，产品内分工网络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地，产品或服务由原来在一个国家制造变为全球制造，原来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形式变为越来越多以工序贸易为主。而物流运输业、信息通信业、金融服务业等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不但降低了运输与交易成本，为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也使得在开放市场政策指导下的国家间贸易边界变得逐渐模糊，促进了更多的全球生产共享与大量中间产品贸易的发生。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0年，中间产品出口占据世界制造业总出口的54%，高

于全球消费品和资本品贸易的总和。同时，占世界贸易总额将近60%的中间产品贸易左右着整个贸易的流向。在产品内分工程度比较深的东亚国家，更大比例的商品贸易发生在全球生产网络内部，这在近几年规模日益扩大的东盟国家贸易增长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随着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入发展，跨国公司为了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将其生产链条延展到世界最具有竞争力的地区，由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也日益纵深发展到世界各地。在此背景下，东盟国家也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当中，而且其参与国际化生产的程度也日益深化^①。保罗·克鲁格曼等（Paul Krugman 等，1995）将外贸依存度超过50%的国家（经济体）称作超贸易经济体（Super-Trading Economics）^②。按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的统计数据，东盟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成为超贸易经济体，其中东盟整体货物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56%，区域整体贸易与GDP之比达到131%，新加坡达到305%^③。其原因就是在参与以生产工序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过程当中，产生了大量的半成品、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贸易。而且，近年来，东盟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已经达到60%以上，并仍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反映出东盟国家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① 赵立斌：《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看中国与东盟、美国的不平衡贸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67—75页。

② Krugman, P., Cooper, R. N., Srinivasan, T. N.,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1995, No. 1, 1995, pp. 327-377.

③ UNCTAD,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2010.

第二节 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脉络梳理

迪特尔·厄恩斯特（Dieter Ernst，1994）首次提出全球生产网络（General Production Network Systems）使国际分工的对象从产业层次深入到产品生产过程及工序层次^①。这种分工形式以产品为中心，以各国资源配置为联结点，根据各国的不同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按产品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将不同环节置于不同的经济体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以产品工序分工为纽带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全球生产网络是产品内分工的外部表现形式，产品内分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生产网络的基础与实质。以下分别从产品内分工的定义、动因、度量及效应几个方面，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产品内分工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文献予以归类和述评。

一、国外研究进展

（一）产品内分工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定义

随着产品内分工现象的出现，学者们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产品内分工现象展开研究，然而由于产品内分工研究范式还不太规范，就连产品内分工的定义，学者们也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②。罗纳德·温思罗普·琼斯和亨利克·凯日科夫斯基（Jones Ronald Winthrop 和 Henryk Kierzkowski，1988）将产品生产的各道工序与环节布局在全球各地生产的过程，称为国际生产分割或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① Ernst, D., "Carriers of Regionalization: The East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of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BRIE Working Paper, No. 73, 1994.

② 姚海华：《产品内分工研究进展及其新动向》，《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10期，第127—131页。

Production)^①。保罗·克鲁格曼等 (Paul Krugman 等, 1995) 则用价值链切片或分割价值链 (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 来形象形容产品内分工, 并指出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半成品、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贸易的急剧增加导致了全球贸易的爆发式增长^②。爱德华·E. 利默 (Edward E. Leamer, 1996) 认为产品内分工背景下, 产品生产的各道工序与环节大部分布局在母国之外生产, 所以用“非本地化” (Delocalization) 来形容产品内分工^③。罗伯特·C. 芬斯特拉和戈登·H. 汉森 (Robert C. Feenstra 和 Gordon H. Hanson, 1996) 认为产品生产的各道工序与环节布局在全球各地最具有竞争力的地区进行生产, 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 故把产品内分工称作外包 (Outsourcing)^④。斯文·W. 阿尔恩特 (Sven W. Arndt, 1997) 最早用产品内分工这一术语, 并认为可发生于不同产业间或同一产业内的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贸易, 不像传统的产业间与产业内贸易都是以在某一国家生产的最终品贸易为主, 而是以在全球各地生产的零部件和半成品等中间产品贸易为主^⑤。罗伯特·C. 芬斯特拉 (Robert C. Feenstra, 1998) 把产品内分工背景下, 产品生产的价值链在全球各地的垂直分解称作国际生产非一体化 (International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⑥。大

① Jones, R. W., Kierzkowski, H.,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RCER)*, No. 145, 1988.

② Krugman, P., Cooper, R. N., Srinivasan, T. N.,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1995, No. 1, 1995, pp. 327-377.

③ Leamer, E. E., “In Search of Stolper-Samuelson Effects on U.S. Wag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427, 1996.

④ Feenstra, R. C., Hanson, G. H.,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2, 1996, pp. 240-245.

⑤ Arndt, S. W., “Globalization and the Open Economy”,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8, No. 1, 1997, pp. 71-79.

⑥ Feenstra, R. C.,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No. 12, 1998, pp. 31-50.

卫·赫梅尔斯等 (David Hummels 等, 2001) 把产品生产各道工序与环节布局在全球最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内分工称作垂直专业化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并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一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环节要连续而且可分解; 第二, 有多个国家在各个阶段参与专业化生产; 第三, 至少一个国家向他国进口投入品, 而产出又出口到其他国家, 就可称作产品内分工^①。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2002) 则把产品生产各工序与环节零散化分布在全球各地生产的现象称作“生产分享” (Production Sharing)^②。之后, 吉恩·M. 格罗斯曼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 (Gene M. Grossman 和 Elhanan Helpman, 2002, 2004, 2005) 也把产品内分工现象称作外包^③。此外, 艾伦·V. 迪尔多夫 (Alan V. Deardorff, 2005) 采用零散化的概念对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贸易利得进行了研究^④。钱德拉·阿杜柯拉拉等 (Prema-chandra Athukorala 等, 2006) 则采用生产零散化的概念对全球化背景下生产零散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⑤。弗朗西斯科·达韦里等 (Francesco Daveri 等, 2008) 着重于分析

① Hummels, D., Ishii, J., Yi, K. M.,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No. 1, 2001, pp. 75-96.

② UNCTA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2002.

③ Grossman, G. M., Helpman, E., “Integration Versus Outsourcing in Industry Equilibriu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7, No. 1, 2002, pp. 85-120.

Grossman, G. M., Helpman, E.,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63, No. 2, 2004, pp. 237-262.

Grossman, G. M., Helpman, E., “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2, No. 1, 2005, pp. 135-159.

④ Deardorff, A. V., “Gains from Trade and Fragmentation”, *Research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orking Papers, No. 543, 2005.

⑤ Athukorala, P., Yamashita, N.,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gration: 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7, No. 3, 2006, pp. 233-256.

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外包,并对意大利制造业的外包和生产率增长进行了研究^①。杰夫·泽迪斯(Götz Zeddies, 2011)也把产品内分工认为是国际的零散化生产,并对欧盟国际零散化生产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②。

(二) 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度量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中间品贸易及其占比法和进口投入占比法,每种方法里面又包括多种不同的衡量方式。

1. 中间品贸易及其占比

最初产品内分工程度用中间贸易品占贸易总额的比例衡量^③。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零件和部件产品作为中间品;国际贸易广义分类(BEC)将代码为111、121、21、22、31、32、42、53的几类产品定义为中间品。亚历山大·J. 叶芝(Alexander J. Yeats, 1998)考察了东盟区域零部件贸易(Trade on Parts and Componets)增长情况,曾经用这种直截了当的方法测度产品内分工的程度^④。阿莱西亚·埃米赫尼(Alessia Amighini, 2005)也从零部件贸易的视角,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对中国ICT行业参与全球零散化生产进行了实证分析^⑤。安藤满代和福成村(Ando Mitsuyo 和 Fukunari Kimura, 2005)、安藤满代

① Daveri, F., Jona-Lasinio, C., "Off-Shoring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Ital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Vol. 54, No. 3, 2008, pp. 414-450.

② Zeddies, G.,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n European Union", *Empirica*, Vol. 38, No. 4, 2011, pp. 511-537.

③ 姚海华:《产品内分工研究进展及其新动向》,《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10期,第127—131页。

④ Yeats, A. J., "Just How Big is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871, 1998.

⑤ Amighini, A.,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ICT Industr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 No. 2, 2005, pp. 203-219.

(2006)、钱德拉·阿杜柯拉拉等(2006)也都用零部件贸易的数据对不同国家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进行了分析^①。罗伯特·C. 芬斯特拉和戈登·H. 汉森(1997)通过加总各产业中所进口的中间投入品,最后得出整个国家中间品的进口状况^②。斯文·W. 阿尔恩特(2001)也用零部件贸易的相关数据,说明了在区域生产网络背景下,零部件专业化生产与产品内贸易不但可创造就业岗位,还可通过提升竞争力增加产出,有助于国家整体福利的提升^③。阿肖克·德奥·巴德汉和德怀特·贾菲(Ashok Deo Bardhan 和 Dwight Jaffee, 2005)用中间品进出口贸易额对产品内分工程度进行详细测算,但却严重依赖于投入产出表,而各国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年份间隔较长,编制标准还时有变动,故限制了样本数据的取值范围^④。杰夫·泽迪斯(2011)认为过去几十年世界贸易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零散化生产背景下零部件贸易增多的结果,他也用欧洲零部件贸易的相关数据对其参与零散化生产程度进行了衡量^⑤。

① Mitsuyo, A., Kimura, F.,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14, 2005, pp. 177 - 216.

Mitsuyo, A., "Fragmentation and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 East Asia",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7, No. 2, 2006, pp. 257 - 281.

Athukorala, P., Yamashita, N.,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gration: 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7, No. 3, 2006, pp. 233 - 256.

② Feenstra, R. C., Hanson, G. H., "Pro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on Wages: Estimates for the U. S., 1972 - 1990", NBER Working Paper, No. 6052, 1997.

③ Arndt, S. W.,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n Economically Integrated Regio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8, No. 1, 2001, pp. 24 - 34.

④ Bardhan, A. D., Jaffee, D., "On Intra-Firm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Outsourcing and Offshoring",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lgrave, 2005.

⑤ Zeddies, G.,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n European Union", *Empirica*, Vol. 38, No. 4, 2011, pp. 511 - 537.

2. 进口投入占比

约瑟·坎帕和琳达·S. 戈德堡 (Jose Campa 和 Linda S. Goldberg, 1997) 首次提出用进口中间投入占产出的比重来衡量产品内分工程度^①。英戈·盖斯黑克和霍尔格·格尔克 (Ingo Geishecker 和 Holger Görg, 2008) 也在用进口中间投入占产出的比重衡量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基础上, 进一步实证分析了产品内分工背景下, 零部件、半成品等产品内贸易给微观家庭工资造成的影响^②。大卫·赫梅尔斯等 (2001) 用垂直专业化比例 (VS 指数) 即进口中间投入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产品内分工程度, 如果该比率为 0, 表明进口品全部用于消费; 反之, 如果该比率为 1, 表明进口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③。弗朗西斯·吴和亚历山大·叶芝 (Francis Ng 和 Alexander Yeats, 2003) 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数据库相关数据, 用进口中间投入占总进口的比重衡量的产品内分工程度解释了东亚机械运输行业的零部件贸易, 并对其贸易趋势进行了分析^④。玛丽·阿米蒂等 (Mary Amiti 等, 2005) 则利用进口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来衡量英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比率, 并将其称为外包密度^⑤。英戈·盖斯黑克 (2006) 发现用进口中间投入品占总产出的比重来衡量的德国制造业各行业产

① Campa, J., Goldberg, L. S., "The Evolving External Orient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5919, 1997.

② Geishecker, I., Görg, H., "Winners and Losers: A Mi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Vol. 41, No. 1, 2008, pp. 243-270.

③ Hummels, D., Ishii, J., Yi, K. M.,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4, No. 1, 2001, pp. 75-96.

④ Ng, F., Yeats, A., "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84, 2003.

⑤ Amiti, M., Wei, Shang J., "Fear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s It Justified?", *Economic Policy*, Vol. 20, No. 42, 2005, pp. 308-347.